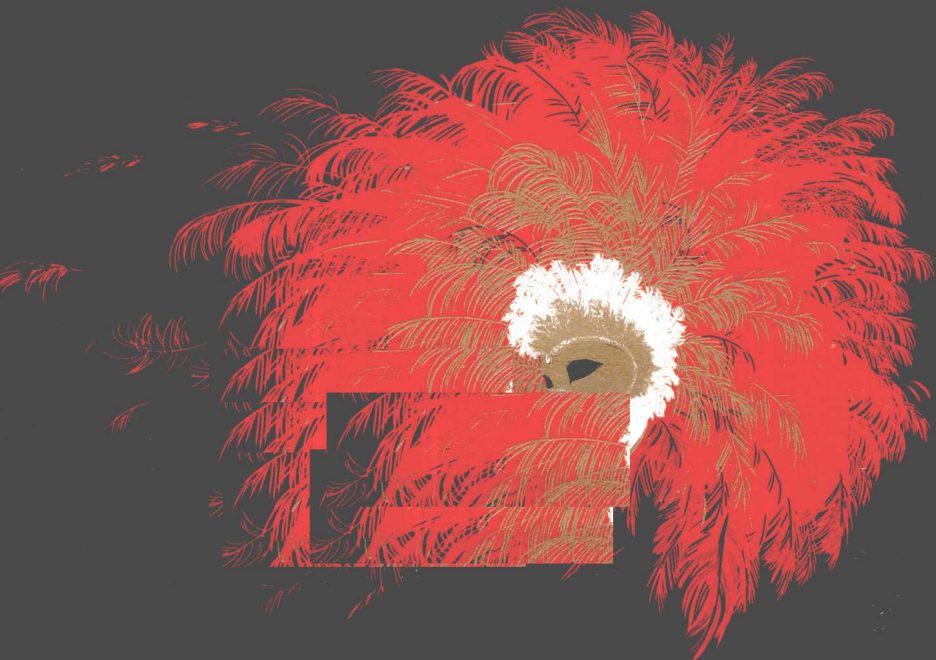




Dream Story

梦幻故事

「奥」施尼茨勒 著

林妮 译

胡小孩 校

情欲是一副面具
戴上它
走入夜色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梦幻故事

Dream Story

[奥]施尼茨勒 著

林妮 译 胡小孩 校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幻故事 / (奥) 施尼茨勒著; 林妮译; 胡小孩校. — 4版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0.1
ISBN 978-7-80225-840-2

I. ①梦… II. ①施… ②林… ③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奥地利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17306号

梦幻故事

【奥】施尼茨勒著 林妮译 胡小孩校

责任编辑: 许 彬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 刷: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32

印 张: 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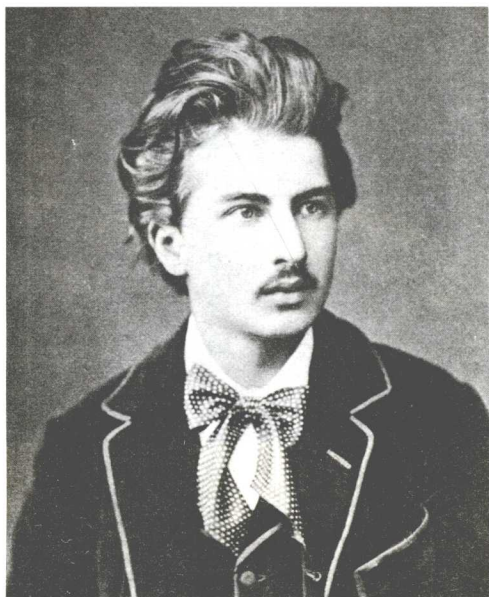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 6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1月第一版 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840-2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专有, 违版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

年轻时的施尼茨勒



年轻时的库布里克



“二十四个棕色皮肤的奴隶排成一列，划着辉煌的战舰，载着安戈达王子，驶向哈里发的宫殿。可是，王子裹着他的紫色披风，独自躺在甲板上。在星光灿烂的深蓝夜空下，他凝望着……”

小女孩本来正在大声朗读，突然闭上了眼睛。父母相视一笑，费多林朝女儿弯下腰，亲亲她淡黄色的头发，“啪”地合上了放在桌上的书，桌子还没有收拾。孩子好像做坏事被抓住了似的，抬眼看着父母。

“九点了，”父亲说，“该睡觉了。”艾贝婷也朝女儿俯下身来，父母的手在宠溺地抚摸女儿额头时碰在一起，他们目光交汇，温柔的笑意不再只是对着孩子。女

佣走进来，让小不点跟她的父母说晚安。她乖乖地站起来，撅起小嘴，吻了爸爸妈妈，安静地让女佣带出了房间。吊灯淡红的光辉下，只剩下费多林和艾贝婷。他们迫不及待地想重新开始晚饭前的讨论，关于昨晚化装舞会上的经历。

这是他们今年参加的第一场舞会，狂欢节快结束了才决定前往。一踏进舞厅，两个戴面具的红衣女郎热情地迎上来，就好像费多林是个久违的朋友。他认不出她们是谁，虽然她们对他在医学院和学生时代的许多事情知之甚详。她们殷勤而又意味深长地把他拉进一个小房间，保证马上摘下面具来见他，便丢下他离开了。他在那里等了很长时间，渐渐不耐烦，便决定下楼去，希望在那里能再碰见这两个谜样的尤物。他四下搜寻，却看不到她们的踪影；出乎意料地，另一位女宾客挽住了他的手臂：是他的妻子。她刚从一个陌生人那儿逃离，那人有一种倦怠而忧郁的气质，操一口外国——明显是波兰——口音，一开始激起了她的兴致，可他不经意间

说漏了一句恬不知耻的话，伤到了她，甚至令她害怕。很快，夫妻二人就坐到酒吧里，为能躲开这场没劲的舞会而真心愉快。

他们像一对恋人，坐在那些情意缠绵的男女之中，一边吃牡蛎、喝香槟，一边甜言蜜语，好像他们刚在一出情欲弥漫的爱情剧里结识，一个大献殷勤，一个欲拒还迎。随后，轻捷的马车穿过洁白的冬夜，他们投入彼此的怀抱，充满了许久不曾体验的激情。灰白的晨光过早地唤醒了他们。丈夫的职业需要他早早赶到病人的床边，而主妇的责任也不允许艾贝婷多睡，所以，这一天可预见地与往常一样：清醒而有序，在工作与家务中消磨。前一个夜晚的一切渐渐淡去，直到此刻，两人都忙完了，孩子睡了，也没有别的干扰，化妆舞会上模模糊糊的影子，忧郁的陌生人和戴面具的红衣女郎，才又活过来；那些转瞬即逝的邂逅，与失落的欲望交织在一起，让他们既苦闷，又难以自拔。他们互相之间，用单纯而危险的追问，交换模棱两可的回答。而正因为他们毫不

怀疑对方的彻底坦白，都觉得需要给对方一点儿报复。他们夸大自己暧昧对象的吸引力，取笑对方流露的醋意，并用谎言与不屑掩饰自己的妒忌。然而，这场打情骂俏把他们引向了更为严肃的话题——关于那些深藏的欲望和被压抑的渴求。即使在最纯净、最透明的灵魂中，它们也极有可能掀起阴暗凶险的风暴。他们谈论着心中的隐秘领域，虽然已不再神往，但也许有一天，也许只在梦中，命运的荒谬之风还是会把他们吹向那里。无论他们是如何全心全意地忠于彼此，他们知道，昨晚已不是第一次，让一丝放肆的自由、冒险和刺激，搅乱了内心。怀着自我折磨的焦虑和卑琐的好奇心，他们试图引诱对方吐露些什么。他们在恐惧里越走越近，盲目地抓住一切微小的细节，一切琐碎的故事，以触发彻底的互相坦白，似乎唯有这样才能卸下紧张与怀疑的沉重包袱。不知是否因为艾贝婷更加莽撞、直率，或者说，热情，她最先鼓起了坦白的勇气。她声音颤抖，问费多林是否还记得去年夏天在丹麦海边遇见的一个年轻男

子。有一个晚上，那男子和两个军官坐在与他们相邻的桌上，用餐时收到一封电报，就撇下他的两个伙伴，匆匆离去了。

费多林点头。“他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
“那天早上我就已经见过他了，”艾贝婷回答，“当时，他提着个黄色旅行箱，急匆匆地跑上旅馆的台阶。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，上了几个台阶又停住，回过头来看着我，我们就这样对视。他没有笑，脸色反倒沉了下去，我的表情一定也一样，因为我觉得，我心中从来没有如此震动过。整整一天，我躺在沙滩上，浮想联翩。如果他召唤我——也许我心底就这么希望——我不会有能力抗拒。我相信我敢做出任何事情来；我觉得我几乎已经下定决心，要抛弃你，抛下孩子，以及我的将来，可同样是那个时候——你相信吗？——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你。就在那天下午，你应该记得，我们满是自信地谈论数不清的事情，讨论我们共同的将来，讨论孩子，好像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这样谈心。接下来，日落

的时候，我们坐在阳台上，他从下面的沙滩经过，没有抬头。可见到他，我心里疯了一样欢喜。可是你，我摸着你的额头，吻你的头发，我对你的爱里，充满了怜悯，让人痛苦。那个晚上，我在腰带上佩了一朵白玫瑰，你说，我看起来美极了。也许不是巧合，那陌生人就坐在我们旁边，和他的朋友们一起。他没看我，可我心里不停地冒出念头，想走到他那桌去，对他说：我就在这里，我等很久了，亲爱的——带我走。就在那一刻，有人递给他电报；他读着，脸变得苍白，对那两个军官中比较年轻的一个小声说了几句，用谜一般的眼神朝我这边看了一眼，就离开了房间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费多林干巴巴地问，她突然沉默下来。

“没有然后。我只知道，第二天早上，我在惶恐中醒来。我焦虑地渴望知道，他是已经走了，还是仍在这里，我不知道，即使那样，我还是不知道。到中午，他仍然没有出现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别再问我了，费多林，我已

经全部告诉你了。你在那片海滩上也有这样的经历吧，我肯定你有。”

费多林站起来，在房间里踱了几个来回，说：“你说得没错。”他站在窗前，脸在黑暗里。“早上，”他开始说，语调克制，又多少带点怨恨，“通常在你起床前很久，我会沿着沙滩，穿过风景区去漫步；虽然时间还早，阳光总是闪闪发亮地照在海面上。顺着海滩那边，你也知道，有些小房子，每一栋都自成一体，有些带着用栅栏隔开的花园，有的就是被小树林围着。海滨洗浴的小木屋和这些房子之间被马路和一大片沙滩隔开。我很少碰到什么人，那个时间也没人去洗澡。可是，有一天早上，我突然发现有个女人的身影，以前没见过。洗浴屋支在空中，屋外有条窄道，她战战兢兢地走在上面，一只脚踩在另一只前面，手臂伸在身后，摸索着木头围墙向前走。她是个小女孩，不会超过十五岁，蓬松的淡黄色头发散落肩膀，一侧就垂在她还没发育成熟的乳房上。她低头望着屋前的水沟，沿着墙慢慢地挪向木屋的拐角。

突然她转过了拐角，恰好面对我站着的地方：她的手臂往后拉伸得更远，仿佛要抓得更牢一点。她抬起头，一下子看见我，整个身子开始颤抖，好像马上要掉下来，要不就是要逃跑。可是她只能抓着窄木板慢吞吞地前进，然后干脆停下来——她就站在那里，一开始看起来很害怕，接着是生气，最后就剩下尴尬。忽然她笑了，那笑容让人着迷；真的，她眼睛里有一种热情的光，同时，又带着点嘲弄，她的脚轻轻掠过我们之间的小水沟，然后站直了年轻、苗条的身子，似乎沉醉于自己的美貌。我火热的目光显然勾起了她心中的骄傲与甜蜜，让她有点轻飘飘的兴奋。我们就这么面对面站了大概十秒钟，嘴唇半开，目光闪烁。我不由自主地朝她张开了双臂；她眼里闪着快乐与放纵。忽然间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她用力摇头，一手放开了木屋，坚决地示意我该离开了；我做不到，她就那样恳求地看着我，用那种孩子的哀求的眼神。除了转身离开，我别无选择。我慌忙地原路返回，没回过一次头——倒不是为了什么体谅、顺从，或者骑士

风范，而是因为她临别时的目光，深深地打动了——远远超越我以前的所有经历——我几乎要当场昏倒过去。”他停住不说了。

“你后来，”艾贝婷平淡地问，直直瞪着前方，“又多少次走过那条小路？”

“我已经全都告诉你了，”费多林回答，“碰巧就发生在我们在丹麦的最后一天。我甚至不知道，如果我们继续在那住着，事情会变得怎样。你也不要再问下去了吧。”

他仍然站在窗边，一动不动。艾贝婷站起来，向他走去，她的目光幽暗而潮湿，眉头轻蹙。“今后，有这样的话，我们要马上告诉对方。”她说。

他默默点头。

“答应我。”

他把她拉过来。“你不相信我？”他问，但他的声音听起来仍然刺耳。

她握着他的手，抚摸着它们，泪眼模糊地抬头看

他。他深深地望进她的眼睛，想要读出她在想什么。她正在回忆他年轻时的罗曼史，有一些她曾听他说起。他们刚结婚的那几年，他过于急躁地向她的猜疑让步，说出了，或者现在在他看来，出卖了许多不该说的秘密。他知道，此时许多旧事正在她的脑海中翻腾。所以他毫不惊讶她似真似梦地提到一个他已经忘得差不多的、年轻时的旧情人的名字。这对他来讲，却仿佛一种责备，甚至一个无声的威胁。

他拉住她的手，把它贴向自己的嘴唇。

“所有女人——相信我，虽然听起来也许老套——在所有我曾爱过的女人身上，我都在寻找你。我所感受的，艾贝婷，比你想象的深切得多。”

她伤感地一笑。“要是我也选择先去寻找呢？”她说。她的表情变了，变得冷漠而难以看透。他放开她的手，好像抓住了她的谎言与不忠。她却继续说：“可惜你们不懂。”接着又是沉默。

“可惜我们不懂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